

舞臺劇本組・首獎

得獎人 沈台訓

1967 年生於臺北，畢業於清華大學社會人類學研究所人類學組。曾在出版社任職編輯，後為自由工作者，或編輯，或翻譯，或供稿，始終從事與文字有關的古老工作。英文譯作有《世界末日完全指南》等；法文譯作有《雨傘小販溺水事件》等。



死亡的新衣

人物

葳葳：二十五歲左右。

阿森：二十五歲左右。

昇哥：四十五歲左右。

小霸：二十五歲左右。

阿公：阿森的祖父，八十四歲。

媽媽：阿森的母親，五十歲左右。

假人模特兒，其中五具由真人扮演。

年輕女護士一名。

1

▲ 燈光漸漸轉亮，看見舞臺中央木然站立五具假人模特兒，三具在前，兩具在後。其中四具分別穿著粉色鳳仙裝、紅色繡花旗袍、白底印花洋裝與紫色晚禮服。而位在後排的一具人偶是葳葳，她穿著二件式蘋果綠套裝。除了葳葳之外，其他人偶皆非真人，而且有鋼絲吊著。

△ 昇哥體態發福，頭髮微禿，身穿深色成套西裝；小霸頂著一頭金色刺蝟髮型，身穿白色緊身背心與牛仔褲，右手臂上有一隻老鷹展翅的刺青。他們從舞臺右方進場，小霸跟在昇哥後面，一起走到人偶群前方。

小霸：哈，女裝店？這個讚。

△ 昇哥沒有理會，四處打量。

△ 靜默。

葳葳：（走出人偶群）歡迎光臨。

小霸：嚇人啊！

葳葳：不好意思。（頓）剛剛在做「立禪」，讓自己休息一下。

昇哥：（先瞪了小霸一眼）難怪小姐的氣色這麼好。妳好，我們想來看看衣服。是有人介紹才來的。（頓）之前在某個場合，看過你們做的，感覺挺不錯。

葳葳：是。那麼，是您要看的嗎？

昇哥：我們兩個都要。

小霸：老大拜託，我——（鳳仙裝人偶突然向上升去）

△ 葳葳手中拿著遙控器，陸續將其餘三具假人升上去。兩位男客人頓時目不轉睛望著升天的人偶。

葳葳：死亡之前，男女平等。我們有女裝，當然也有男裝。

小霸：死亡？

昇哥：（轉向小霸）這是間走精緻路線的壽衣店。

小霸：壽衣店？老大，難怪你之前不說去哪裡。這多觸霉頭啊！

昇哥：我就知道你會這樣說。

葳葳：先生，現代人的觀念已經不一樣了。很多客人只是做好一套備用。所謂天有不測風雲，事先做好安排，就像買保險一樣。

昇哥：聽到沒？就像買保險一樣。去年不是勸你買壽險嗎？早做準備，總是好的。

小霸：我才二十幾歲耶。

葳葳：如果有忌諱的話，反正看看也無妨。（頓）為自己準備往生衣，好處是，到時候就不用麻煩家人傷腦筋。

小霸：我到時候只想裸體死給大家看！

昇哥：就算你想什麼都不穿，到最後你只會穿上你不想穿的衣服走完最後的路，小朋友，枉費你這輩子都這麼愛打扮。（壓低音量）況且，你是有什麼看不開的，你也算是個同行。

小霸：這不一樣。死別人跟死自己不一樣。

葳葳：身後的事情，真的誰也說不準的。（頓）像您有好看的刺青，也許搭配適當的衣著，到最後一刻都會很搶眼。

△ 葳葳按搖控器降下一具由真人扮演的假人模特兒。

葳葳：這套服裝，一看，就知道很傳統——長袍馬褂。他頭戴圓形帽，帽緣上，裝飾有「壽」字的圓形花體字圖案。腳上穿的是古式船形布鞋。而亮藍色的馬褂，上面一個個巴掌大的金色圓形圖案，細看可看出繡著金龍吐珠的圖樣。（頓）我們可以留下馬褂，修改得更為合身些，感覺就像一件走復古風的背心，然後搭配您現在的穿著，就可以露出刺青。這麼穿，同時也尊重到儀式服裝的要求，不是兩全其美嗎？家人也比較容易接受。

小霸：壽衣也可以混搭喔？

葳葳：只要當事人覺得可以，而家人也能夠接受，沒有什麼不可以的。（頓）只不過，我們遵守著一些傳統禁忌來設計衣服，比如，不會縫製口袋，也不會選用緞子布料來做衣服。

小霸：那我來試穿這件馬褂好了。

葳葳：對不起，我們的衣服都單做一件作為展示而已。我們並不走成衣路線。如果您想看看穿上去的效果，也許下回可以先預約，我們會事先準備好您所想要的衣服與配件。

△ 葳葳點了一下遙控器，人偶頓時動了起來；它的動作方式，如同一種速度較為緩慢的街舞舞步，先從頭的晃動開始。兩名男客人都嚇了一跳。

小霸：哇，僵屍復活啦！

葳葳：不好意思。我們公司希望看衣服的過程，不要只是靜態的展示。

昇哥：你們還蠻花心思的。

葳葳：我們希望客人有輕鬆看秀的感覺。（頓）像這一件，雖然在式樣上比較老氣，但穿在身上走路的感覺，其實還蠻虎虎生風的。（頓）穿著這樣氣勢非凡的服裝走在天上，絕對可以福蔭子孫。

小霸：那你們還有多少僵屍，全叫出來看看！

葳葳：呵，好。請等我一下。

△ 葳葳操控著遙控器，先把原地舞動中的人偶停止下來，然後點選另兩個按鈕。這時從舞臺深處的布幕中，出現兩具模特兒，一具西裝革履、一具龍袍加身；兩具人偶以緩慢的步伐，平行向前移動，走到舞臺中央時，葳葳點了一下停止鍵。

葳葳：我想我們還是從比較正式的樣式，來介紹這些往生者的時尚。這套西裝，合身剪裁，瀟灑英挺，很受客人歡迎；後來有些客人乾脆定做一套現在穿。

昇哥：穿上去，好像變成紳士了，真的可以一直穿到兩腳一伸。

小霸：老大，你別老是帶來晦氣好不好？我是不會穿壽衣店買來的衣服逛大街的，免得鬼上身。

昇哥：我是看得開好不好。死衣活穿，生死置之度外。

小霸：你不會以為我們穿得人模人樣，就會上天堂吧？我想看得開的人是我，不是你。

昇哥：你跳到另外的問題了。我從頭到尾都沒有提我要上天堂。

葳葳：我想，現在來看下一套衣服好了。（頓）這件仿帝王龍袍的明黃色合身大衣，正面是「飛龍在天」的刺繡圖樣，風格很有威嚴——

昇哥：等一下！可是，小老百姓可以穿龍袍當壽衣嗎？

葳葳：正確來講，這並非龍袍，只是使用龍袍的元素來製作。如果有所顧忌，就不要選這一件。（頓）我介紹一下這一款的特色。像剛剛提及的馬褂穿法一樣，這一款古衣也可以拆下兩邊的袖子（葳葳拆下大衣的長袖）……原本衣服沒有繡上的龍尾巴，延伸到模特兒手臂上的刺青來了，衣服上的圖案與身體的圖案合而為一……整個散發出一股武打明星的英氣。

小霸：哇，效果就像妳說的一樣！（頓）可惜後來就火化燒掉了。

葳葳：但最後以這樣優美的意象飛上天去，不是也蠻好的嗎？

昇哥：小朋友，這下子你喜歡了吧。

小霸：從欣賞的角度看頗讚。但是，我就算這樣穿，我也不會飛上天。

昇哥：下地獄穿得稱頭點，也不賴呀！

小霸：為什麼我下地獄還要費力打扮？如果特別引起閻王爺的注意，那不就更慘了。

昇哥：閻王爺看你這小子穿得漂漂亮亮的，也許會覺得你很看重來地獄的禮節，給你一點小甜頭。

小霸：難道穿得好看一點，就可以少受一點折磨嗎？（頓）那每個人不是可以作惡多端，死掉的時候再穿上高檔衣服，去討閻

王爺開心！這公平嗎？

昇哥：沒想到平常那麼囂張的人，還是懂道理的嘛。（頓）不管活著或死掉，穿得整齊一點、稱頭一點，基本上是做人的禮貌。像我就受不了你穿夾腳拖鞋出門，腳趾甲那麼長，看了就難過。

小霸：（看著自己的雙腳）是喔？我覺得還好啊。像鬼鬼哥那一掛的，幾乎都這麼穿。

昇哥：他們永遠只會是小混混的格局。一坨人亂糟糟，連衣服也穿不好。你看著好了，他們混不出什麼名堂的。

小霸：我可不會以貌取人。我覺得他們蠻屌的。

昇哥：屌？那只會被其他人圍剿。

△ 葳葳此時點選另兩個按鈕。舞臺後方的左右兩邊，從天而降兩具人偶，一款的衣服是軍裝大衣，另一款是重型機車騎士裝。

小霸：（抬頭注視降下的人偶）這兩雙靴子超 man 的！你們有單賣靴子嗎？

昇哥：你不是不穿壽衣上街嗎？多問這些幹嘛？

小霸：只是鞋子沒關係。

昇哥：搞不好你會在街上莫名其妙像僵屍跳呀跳的。

葳葳：呵，不會的。現在穿習慣的話，百年以後會更合腳。我們所展示的各项單品，都可以單買。只不過單買的價格比較貴，連衣服成套帶才有折扣。

昇哥：價錢不是問題。

小霸：（走在騎士裝人偶邊）老大，你買這雙靴子給我好嗎？

昇哥：那有什麼問題，不過你要挑一整套，看你喜歡哪一套（手機聲響起）……喂……我在……我在外面……好……好……馬

上過去。(轉向蕙蕙)小姐，不好意思，我們今天還有事……

小霸：什麼！不買了嗎？

昇哥：小姐，我們下次再來仔細看。

蕙蕙：沒問題。這是我們的型錄，請帶回去參考。

小霸：只看沒買，真沒趣。

昇哥：有什麼辦法，醫院那邊打電話來說有案子可做了。

小霸：喔。

蕙蕙：謝謝兩位過來。請慢走。

▲ 蕙蕙注視著他們兩人從舞臺右方離場。燈暗。

2

▲ 舞臺左前方燈亮，看見一張咖啡桌左右兩邊分別坐著蕙蕙與阿森，桌上有兩杯咖啡。先前五具男裝人偶隨意站在場中各處靜止不動。其中穿著改良式龍袍的人偶端來一盤手工餅乾，服務完後，站在蕙蕙身後。

蕙蕙：你有想過死掉時要穿什麼衣服嗎？

阿森：沒。

蕙蕙：對，沒人想過，所以我們才要大費周章，激發人們的想像力。

(頓)現在的人愈來愈晚死，只要開始意識到這件事，就可以想很久。

阿森：死了，自己穿什麼又看不到。

蕙蕙：這正是重點所在。所以要生前仔仔細細想好。人們只要願意「想」，就會有很多可能性。

阿森：這種「想像財」好像很好賺。

葳葳：反正只要滿足客人的幻想就好了。很多人都想死得有尊嚴。

有些上了年紀的人，阿伯跟阿桑都一樣，對這種事可是很計較的。（頓）你阿公現在還好嗎？

阿森：喔，還好吧。前兩天妳給我電話時，他剛好被送進加護病房。

葳葳：加護病房？怎麼說還好呢？

阿森：對，也是很嚴重。（頓）怎麼說呢？他進加護病房已經不是第一次，我們都習慣了。就像「病危通知」，收到都沒感覺了。（頓）也許過個幾天，他又會轉到普通病房。

葳葳：有點難以想像……

阿森：老實說，我阿公進加護病房，大家都鬆了一口氣。（頓）因為，只要會客時間去看一下就好，不用成天陪在旁邊。（頓）雖然我阿公已經八十多歲，又老又病，但他的最後一口氣似乎都用來折磨我們。

△ 這時在舞臺右後方，有個滿頭白髮的人，連續翻跟斗翻了進來，停在與葳葳、阿森所在位置斜對角的地方；他的鼻子伸出一條管子，當他停下來時，一手持著鼻胃管，以國劇之姿亮相說話。

阿公：我雖然已經八十四歲，但誰說我只剩一口氣！別小看我，誰想跟我比腕力，放馬過來！

△ 阿森與葳葳往阿公的方向看了一眼。

阿森：妳知道，他就是死不承認自己快要不行了。

葳葳：所以啦，想像很重要。還沒死的，在想自己死的時候要怎麼樣，而真正要死的，多半還以為自己老當益壯。

阿公：（伸展著身體）我要死了嗎？我進進出出醫院這麼多次，還不是都挺了過來！哼，我這輩子有什麼風風雨雨沒碰到過？

阿森：應該是別人在遭受風吹雨打吧。倒楣的家人不知道為了什麼

撐了過來，他都只是吃飽飽、坐享其成而已。

阿公：（睥睨四方）大家想看看，我現在的內孫、外孫加起來有二十二個！

阿森：他每次一講這個，我就覺得很氣。（頓）在醫院時，每來一個新護士，他就講一遍；去門診看醫生，也要講一遍。（頓）他是豬公嗎？有這麼多孫子，又不是他養出來的，有什麼好驕傲的？

葳葳：老人的邏輯跟我們不一樣。

△ 這時，一個女人推了輪椅進場；她是阿森的媽媽。

媽媽：阿爸，小心點，你站在那裡做什麼？來，來輪椅這邊坐下，去外面曬曬太陽，你好幾天沒出門了。

△ 阿公一坐入輪椅，就呈現老朽委頓狀。

阿公：（有氣無力）你們啊，你們就是見不得我好。

△ 媽媽推著輪椅慢慢環繞幾個人偶之間散步，阿森與葳葳時不時注視著他們的移動。

阿森：坐輪椅的他，才是他真正的樣子。（頓）我們看著他又老又病，但他完全不當一回事。

阿公：（氣若游絲）往這邊、往這邊……

媽媽：阿爸，你說什麼？要往這邊嗎？……好啊。爸，你會冷嗎？把這件衣服披上。

△ 阿公扯著衣服，然後把它丟到地上。

媽媽：（撿起衣服）阿爸，你不冷嗎？有點風喔。最好還是披著，免得感冒。

△ 阿公一直抗拒，媽媽只好作罷。她站到輪椅後面，拿出手機，小聲地講起電話。

阿森：而且，他以為他還是一家之主，他隨時都想發號施令。

阿公：妳這個做媽媽的，也不知道是怎麼當的？兩個兒子不結婚成家，也不去催催？哼，像我在阿森這個年紀，都有三個孩子了。

△ 媽媽講手機講得忘我，根本沒聽到阿公的話。阿公兩手抓著自己的鼻胃管，微微發抖。

阿森：妳看他又來了！如果我像他這麼老時，只有子女數目這種事可以說，那真是很丟臉。

葳葳：還好你長得不像他。不然每天照鏡子時，會更沮喪。

阿森：謝謝妳喔。

阿公：喂，衣服拿來……（更大聲說）喂，我會冷啦，衣服拿來！

媽媽：（往輪椅看了一眼）喔，你剛剛不是不穿嗎？你早就該穿上了。

△ 媽媽把衣服給阿公披上，繼續講電話。

葳葳：你媽媽也真可愛，一直在旁邊講電話，好像外傭。

阿森：這已經是最好的狀況了。阿公沒住院前，都住我家，我媽只好認命，負起照顧他的責任。（頓）在我讀國中時，有一陣子，我阿公很番。他要不嫌我媽做菜難吃，就說她沒有燙衣服。他那時候都七十歲出頭了，也不知道在外面搞什麼鬼，開銷很大，動不動就跟我媽要錢。（頓）有一次，我媽跟他說，要錢去向你兒子要，結果，他居然打起我媽來。（頓）那一次鬧得很大，我媽當天就奔回娘家去，還住上十天半個月的。後來我爸去接我媽，被我外公罵到臭頭。

葳葳：那你媽還能不計前嫌照顧他，真是大聖人。

阿森：我阿公好像到了五、六年前吧，就真正變老了。感謝老天，人變老了，真的會比較沒力氣惹麻煩。所以我媽算是勉強接受現狀。

阿公：我要小便……（更大聲說）我要小便，趕快啦！

媽媽：阿爸，你有穿尿布，直接尿就可以。

阿公：（抓著褲襠）我不要，趕快推我到廁所啦！那邊不是有個公廁！

△ 媽媽收起手機，趕緊推著他，從舞臺左方出去。

阿森：阿公睡的那個房間，就像一間公廁，臭死了。（頓）其實他整個人就是一間廁所，尿臊味很重。不過他完全不在乎，也許是嗅覺退化、聞不到吧。

媽媽：（從舞臺外說話）爸，你都尿到鞋子上了，站近一點啦。

阿公：（從舞臺外說話）這裡是男廁所，妳不要進來，妳出去。

葳葳：好噁。他不是有穿尿布嗎？幹嘛不用？

阿森：我怎麼知道！說服他穿尿布，已經搞很久，但他願意穿後，卻不願尿。（頓）在醫院的時候，每次尿尿都像打仗。而且他也不願意使用小便器，所以要不是尿在床上，就是尿在地板上，因為總是來不及走到馬桶間。（頓）有一次他又要尿尿，我就跑出病房，過了十分鐘才回去，結果他只好乖乖尿在尿布中。（頓）他後來把我罵很久，一直在說什麼子孫不肖有的沒的，我只好戴上耳機聽 MP3。

△ 媽媽推著阿公回到舞臺上。

媽媽：爸，你怎麼都不洗手，髒死了！

阿公：哼，我現在還能自己走動、會自己放尿，你們就應該偷笑了！還管那麼多。

媽媽：（小聲嘟囔）躺在床上才方便呢……

阿公：妳說什麼？別以為我聽不到！妳去看看，像我這種年紀的，誰還能站著自己穿褲子的！照顧我這種老傢伙，算是妳的福氣！

葳葳：你阿公還蠻有點小聰明的……自我感覺超良好。

阿森：這就是我們倒楣的地方。我們只要誰站在旁邊照顧他，馬上變成他的下人。

△ 幾個人偶開始原地搖頭晃動。

阿森：啊，假人在動。

葳葳：我現在切換成「自動舞動」模式，每個人偶都會做一點任意移動。這樣容易引起外頭路過的人的注意，進來參觀一下。

阿公：（看著人偶）是我頭暈眼花了嗎？我怎麼覺得公園裡這些樹動來動去的。

媽媽：我看我們回去好了。回去灌點東西吃補充體力。

阿公：我又想小便。

媽媽：你不是才剛尿過？

阿公：（抓著褲襠）它要尿，我有什麼辦法。還不是你們老是給我灌湯湯水水的東西！趕快！我要小便！

媽媽：（快速推著輪椅往舞臺右方走）這次回家尿！

阿公：來不及了！

△ 他們離開舞臺。

葳葳：你阿公插著鼻胃管，不是應該很虛弱才對？

阿森：才沒有呢，我們拼命灌的結果，他還因此稍微胖了一點。

葳葳：嗯，每個人老的情況都不一樣。（頓）你阿公算是生命力很強的人。

阿森：我阿公是這個家族到現在最長壽的人。他沒見過自己阿公那一代變那麼老，他也沒見過他爸爸那一代變那麼老，他是第一位突破八十歲的人。

葳葳：從好的一方面來看，他等於向你們展示人變得「太老」的過程。

阿森：讓我們學習變得「太老」的智慧嗎？（頓）希望如此。

▲ 燈暗。

3

▲ 燈亮。場上四具男裝人偶處於「自動舞動」模式。葳葳在調整第五具西裝人偶的領帶，並用刷子揮掉衣服上的灰塵。

△ 小霸從舞臺右方進場。

小霸：穿壽衣的假人動來動去的，在這種店工作，妳不會覺得毛毛的嗎？

葳葳：哦，您好。我可能習慣了吧。（頓）你看他們，個個穿得這麼帥氣英挺，就像我一個個死去的男朋友。

小霸：妳死過很多男朋友喔！

葳葳：呵，沒有啦。這是一種比喻。

小霸：該不會跟妳交往的男人都很容易蹺辮子吧？

葳葳：這我就知道了。

小霸：像妳這樣的正妹，（頓）看起來並不像致命的女人。

葳葳：您會害怕嗎？

小霸：怕？我小霸天不怕地不怕，特別對致命的女人有興趣。（頓）對了，我叫小霸。妳叫什麼名字？

葳葳：小霸先生，我叫葳葳。

小霸：葳葳。（頓）那妳有男朋友嗎？

葳葳：我有喜歡的人。

小霸：我也可以成為妳喜歡的人。

葳葳：不好意思，您今天來，是想看衣服嗎？

小霸：我是來看妳的。（頓）妳喜歡哪種類型的男的？

葳葳：呵。（頓）這樣說好了。我覺得這些假人都好帥，要是我未來的男朋友都像他們這麼俊俏，那麼會穿衣服，我肯定立刻愛上他。

小霸：小姐，妳不會因為這個工作而染上一點「戀屍癖」吧？做鬼才穿成這樣。

葳葳：戀屍癖？我連真正的屍體都沒見過，怎麼個戀法？雖然說這是一間想要創造往生者的時尚與性感的公司——

小霸：往生者的時尚與性感！我想妳肯定中了屍毒。

△ 五具人偶開始群集葳葳左右，同時伸出手臂，等著讓葳葳刷灰塵。

△ 在此同時，阿森拉著阿公躺臥的病床床尾進場，而床頭則見到昇哥推著點滴架。他們來到舞臺中央後方的位置停住。阿森後來時不時在滑手機，而昇哥則一直注意場中動靜。

葳葳：屍毒？

小霸：我在禮儀社打工，倒是見過不少屍體。做死人的生意，我覺得，要生死一刀切乾淨，不然就會染上屍毒，生死傻傻分不清楚。

葳葳：我們是做活人的生意。我們不做無法來試穿的客人的生意，並不會有這樣的問題。

小霸：但妳把死人當對象在說。

葳葳：那只是一種想像的方式。（頓）有一次分手，我就當對方死了，仔細為他整理衣服。（她蹲下來，刷去騎士裝人偶靴子上的灰塵）一邊努力正常上班，一邊剛好可以療傷止痛。

小霸：妳詛咒對方死喔。

葳葳：能有這麼大的能耐就好了。

小霸：可怕可怕。

葳葳：我想您應該沒被人拋棄過。

小霸：再悲慘也不能咒人死。

△ 頓

葳葳：這些機器人（她讓軍裝人偶開始走動），他們穿著壽衣走動，卻又不是鬼，當然也不是人；他們都是我們想像的產物。我只是再加上我個人的想像而已。（頓）問題也許是您沒有想像力，或您害怕去想像。

小霸：死沒什麼好想的。葛屁就葛屁了。

葳葳：我把死亡當成生命的一部分。

小霸：妳是說，妳看著我，妳看到生，也看到死嗎？

葳葳：每個人都有撒手離開的時候。

▲ 靜默。阿公發出喘息聲。場上其他四人同時注視著阿公的動靜。

小霸：講是這樣講，但妳希望別人去想死，只不過想撈點錢罷了。

葳葳：但如果您不去想，我也沒辦法提供服務。

小霸：我也是在賺死人財。但我們只要收屍，什麼都不用想。活人不用想，死人也不用想，客戶層比你們公司大得多。

葳葳：恭喜您。

△ 頓

小霸：我覺得妳有點看不起我哦。

葳葳：您也覺得我很可怕。

△ 頓

小霸：該怎麼跟一個看見你會死的人談戀愛呢？

昇哥：每個人都會死，這個笨蛋。

葳葳：您也可以選擇不要。

小霸：而且，妳感覺對方會死，要怎麼跟對方做朋友？

葳葳：平常心囉。（頓）因為我同樣會死。

阿森：沒想到每個人都會死。

▲ 阿公呻吟了幾下。場上其他四人同時注視著阿公的動靜。

小霸：如果對方沒有想過死不死這樣的事，就沒戲唱了？

葳葳：看情況。（頓）人的想法會改變。

小霸：好吧。我也算是死亡的相關從業人員，應該有加分吧。

△ 頓

葳葳：（點選按鍵，讓人偶散開走動）您有注意到我們用的假人都是年輕人嗎？老得快死的人並非如此。（頓）這些穿壽衣的年輕人，意思很清楚，死亡是生命的一部分。禮儀社的工作，是等人過世之後才開始；而我們比較像「生前契約」的作法，在活著的時候，處理未來的死亡。

小霸：生前契約有很多都是半買賣半相騙。

葳葳：只要在契約上仔細註明各項細節，就可以避免不肖廠商為了賺錢去操弄消費者的想像。

小霸：「操弄」——妳覺得你們沒有在「操弄」嗎？

葳葳：我們提供想像、鼓勵想像，而生前試穿則是在落實想像。我們在客人生前，就會把衣服修改到他們滿意為止。

小霸：雖然聽起來你們不是黑心商人，但因為在禮儀社見多了，我還是寧願存一個棺材本就好，時候一到，基本款辦一辦，一燒了事。什麼都不用想。也不用擔心別人利用你的想像。

葳葳：這樣也很好。

小霸：只是妳賺不到我的錢。

葳葳：沒關係。

小霸：但妳可以贏得我的愛。

△ 葳葳笑而不答。

小霸：會想像死掉穿什麼衣服的人，內心應該很浪漫。

葳葳：浪不浪漫，我並不知道。（頓）不管生或死反正都要穿衣服，於是透過衣服剛好可以讓生死連接起來，可以讓死比較不可怕。

小霸：看見自己的壽衣會開心的人，也算了不起。

葳葳：其實壽衣只是一個物品，重點是你看見它，你心裡在想的事情。（頓）有的客人甚至會穿著壽衣在家或出門過一天，體會自己從這個世界離開的感覺。

小霸：妳現在穿的衣服，該不會就是妳的壽衣吧？

葳葳：呵，不是。

△ 葳葳按遙控器，讓一個個各自走動的人偶慢慢從舞臺後方離場。

小霸：（看著走動的人偶）我今天來，其實是我們老大想跟你們公司談一個合作案。

昇哥：終於講到重點。

葳葳：原來如此。（頓）這種事情必須跟我們總經理談。

小霸：他人在哪？

葳葳：請跟我來。

△ 葳葳與小霸離場。

▲ 燈光漸暗，但不暗場。

4

△ 場中燈光昏暗。阿森移動病床，把床尾面對觀眾，而昇哥扶著點滴架跟著移動。阿森依舊站在床尾左近，而昇哥則站在床頭後方。

▲ 燈光乍亮。阿公倏地從病床上坐起來，面對觀眾。

阿公：我不甘願。

阿森：阿公。

阿公：（看了一眼阿森）明仔，去叫你媽來，我要兩千塊。我不相信這次賭不到。

阿森：阿公，我是阿森啦。阿公。

阿公：（又看了一眼阿森；昇哥也跟著看了一眼）你在這裡做什麼？（頓）乖孫，去跟你阿嬤要兩千塊。

阿森：阿公，你在講什麼啦。

阿公：叫你去，你就去。

阿森：阿公，你在醫院，你要錢做什麼？

阿公：我不甘願啦。我要贏回來。

△ 阿公隨即狂咳起來。阿森趨前拍背照顧。

阿森：（在咳嗽結束時）阿公，躺下來好了。

▲ 靜默中只聽見阿公時而傳出的喘息聲。

阿森：（面對觀眾）阿公年輕時吃喝嫖賭樣樣來，整個家就放給阿嬤一個人擔，結果阿嬤養大八個子女後，就得癌症過世。

（頓）他是我阿公，不是我爸媽。他沒養過我。（頓）說起來，阿公也沒養過爸爸他們兄弟姊妹多少人。（頓）現在呢，這個老爸半死半活，大家明明不想照顧，卻又不情不願在照顧，這到底是為了什麼？

昇哥：小孩子不懂。他們是在做給你們下一輩的看。

阿森：（面對觀眾）做給我們看嗎？我只看到他們彼此推來推去。

（頓）這幾個月來，我對他們「一切從簡」而且「很節省」的態度，完全難以理解。

昇哥：現在連孫子也不想管了。

阿森：（面對觀眾）他沒養過我，我幹嘛幫他把屎把尿？而且他根

本是個混蛋。

昇哥：好戲上場，孫子在做最後的審判。

阿森：（面對觀眾）「最後的審判」？拜託，那是上帝做的事，我只是有氣。

昇哥：你說他是個混蛋。你在用他過去的所作所為審判他，讓你有理由不用照顧他。（頓）這種情形，我們見多了。

阿森：（面對觀眾）我阿公，別看他好像快死掉的樣子，他可是超難搞。（頓）都不知道他老了後那麼誠心拜媽祖究竟拜到了什麼？

昇哥：拜神拜佛，通常是為自己，不為別人。

阿森：（面對觀眾）我只是孫子，爸爸他們要負起照顧自己老爸的責任，我不想管了。

昇哥：孫子提前上了真實親人的一課。

△ 頓

阿森：（面對觀眾）小時候，阿公會買糖果給我吃、帶我去夜市玩……我的第一部腳踏車，就是他買給我的！

昇哥：含飴弄孫那一套很美，但那並非親情的考驗。

阿森：（面對觀眾）但總不能否認有「親情」的存在吧。

昇哥：只有碰到錢的問題，或是碰到病痛老死，才是親情的考驗點。

（頓）你這時才會知道，你的家人把你看作家人還是下人？

▲ 阿公在病床上呻吟。

阿森：（趨前探看）阿公，怎樣了？哪裡不舒服？

阿公：……是你呀，阿森，我的乖孫。（頓）只有你在嗎？

阿森：三姑姑跟三姑丈之前有過來看你，但你在睡覺。

阿公：哼，她只想看我死了沒。

阿森：阿公你又來了。

阿公：你爸呢？

阿森：在上班。下班後會過來。

阿公：你媽呢？

阿森：在家。

阿公：叫她炒個米粉送過來。我要小辣。再加個滷蛋。

阿森：阿公，你忘了你不能吃東西，你都用灌食。

阿公：不吃東西，你要把我活活餓死嗎……（狂咳起來）你……

△ 阿森安撫阿公。阿公閉眼喘息。阿森把被子拉好。

阿森：（面對觀眾）阿公住院後，醫院第一次發出「病危通知」，我當時在家。（頓）媽媽打電話交待我晚上自己去買便當，還要倒垃圾，然後才說出這件事。說完就掛掉電話。（頓）結果我想的居然不是阿公的死，而是我自己的死。

昇哥：按照邏輯，並不會馬上輪到你升天。

阿森：（面對觀眾）我那時想著，過了幾年，我就會死了。（頓）「按照邏輯」，是應該不會那麼快。

昇哥：全世界天天都有人死，但只有家人的死，可以很快讓人多愁善感。

阿森：（面對觀眾）我於是把所有親戚想一遍，比如，按照年紀來排，就會得到一個「家族死亡排行榜」。（頓）但是，比較早出生的，其實不一定會比較早死，這個順序必定會有所變動。說不定我會衝到前幾名，因為我騎機車。（頓）我頭一次覺得死亡離自己很近。

昇哥：近得就像隔壁討人厭的鄰居。

阿森：（面對觀眾）我好怕阿公死掉。我好怕參加喪禮。（頓）我好怕香水百合的味道。

昇哥：只要事先講好，禮儀社可以做到完全不用香水百合來布置。

阿森：（面對觀眾）即便覺得不是那麼親，但總敵不過一種家人的引力，你還是會回到病床前守著。

昇哥：臨終的家人，反而比較有魅力。

阿森：（面對觀眾）這是死亡的引力，還是親人血濃於水的引力？

昇哥：「血濃於水」的說法太浪漫了，年輕人才會這麼想。

阿森：（面對觀眾）難道家人終究是家人嗎？（頓）這到底是什麼意思？

昇哥：就是有的家人很厲害，很容易知道在其他的家人之中，有誰願意率先做犧牲。（頓）這種敏感度，幾乎算是一種生存本能，一種如何踩在其他家人之上吃香喝辣的能力。（頓）可憐的孩子，你中了親情的毒。

阿森：（面對觀眾）看著阿公，坦白講，我可以享受某種親情的溫暖。當然是指他不作怪的時候。就像現在（看了阿公一眼）。

△ 一名護士小姐從右方進場。

護士：不好意思，來幫阿公量體溫和血壓。

阿森：喔好。

護士：（大聲朝向阿公說）阿公，給你量體溫喔。有沒有哪裡不舒服？（一邊用耳溫槍測量）

阿公：……妳是新轉過來的嗎？

護士：我是晚班的啦，不記得了嗎？（頓）體溫三十六度八，正常。

阿公：這麼年輕可愛的小姐，我怎麼會不記得？

護士：阿公你好愛說笑喔。現在來量血壓喔。

阿公：（趁勢拉起護士的手來摸）皮膚好好哦，一定是好人家的女兒，怎麼來這裡做這個？

護士：啊，啊，阿公（與阿公拉扯），你好有力噢……這樣我沒辦法做事……

阿森：阿公你這樣很沒禮貌，趕快放手啦！

阿公：（放了護士的手）拉拉小手有什麼關係。

阿森：你人在醫院，你知不知道？

△ 阿公一時沒有回應，護士進行量血壓。

護士：血壓相當正常，七十，一百二。

阿公：都是看見妳的關係喲。我精神也好了一百倍。

護士：阿公開心就好。（轉向阿森）待會我再來換點滴。

阿公：（掙扎著坐起來，阿森過去幫忙扶）妳怎麼這麼快就要走，
再留下一下嘛。

△ 護士回頭一笑，迅速離場。

阿森：阿公，你不要再騷擾護士啦。

阿公：什麼騷擾……我告訴你，好好學學阿公我，包準你很快娶妻
生子。

阿森：阿公店那一套只會嚇跑良家婦女，而且還會被告。

阿公：你喔，你……怎麼只有你在這裡？

阿森：不然咧？

△ 靜默。阿公沉思狀。

阿公：趁著精神還不錯，我來宣布遺囑好了。

△ 頓

阿公：我名下那棟房子就留給你。

阿森：阿公，你名下哪來的房子？你老早就把它輸光光了。還害大
伯年紀輕輕就沒唸書，去工廠做工。

△ 靜默。阿公沉思狀。

阿公：好吧。（頓）我是生不帶來，死不帶去。

阿森：隨你便。

△ 靜默。阿公沉思狀。

阿公：那我來交代後事。（頓）我不要穿那種老扣扣的壽衣，我要穿花襯衫跟喇叭褲。（頓）而且我不要躺著死，我要站著死。

阿森：站著死？

阿公：很驚訝嗎？（頓）這個家沒人了解我。

阿森：你總是想東想西來找麻煩。

阿公：嫌麻煩嗎？如果沒有我，哪輪得到你投胎，在這邊逍遙？

阿森：你不能為別人想一下嗎？

△ 靜默。阿公沉思狀。

阿公：我這一輩子也算活得轟轟烈烈。（頓）我勸你別為別人活，免得老來有遺憾。

阿森：你說起來很輕鬆，但都是別人在幫你擦屁股。

△ 靜默。阿公沉思狀。

阿公：你現在還年輕，我不跟你爭。（頓）你要跟你大伯、跟你爸媽講，反正我要雄赳赳、氣昂昂站著死。我到死都是條漢子。

△ 阿森無言以對。這時昇哥上前來加入談話。

昇哥：（向阿森與阿公遞上名片）不好意思，剛好路過，在門口聽見你們的談話。（頓）我想也許我可以幫得上忙。

阿森：孝孝禮儀社……

阿公：楊……昇天……

昇哥：阿伯你好，是「天昇」，不是升天。

阿森：楊先生，我們沒什麼忙好幫的。

阿公：我怎麼覺得你有點眼熟啊……你是哪裡人？

昇哥：阿伯，我老家在雲林。

阿公：（一直盯著昇哥看）原來是同鄉，很好。

△ 靜默。阿公沉思狀。

阿公：好吧。你來得正好。我孫子覺得我的後事很麻煩，你有什麼

看法？

昇哥：可以請阿伯再仔細講一遍所需要的安排嗎？

阿公：我的壽衣不要那種死人穿的；我要穿花襯衫跟喇叭褲。

昇哥：沒想到阿伯觀念這麼開放。我們對壽衣也是很講究的，這個容易。

阿公：而且我不要躺在那邊，我要站著。

昇哥：阿伯是說在瞻仰遺容的時候嗎？畢竟棺木都是用躺的。

阿公：沒錯。我活著的時候站著見人，為何死掉時要矮人一截？

昇哥：阿伯有理。我們甚至可以布置個舞臺，讓阿伯可以高高站著，看著底下所有家屬賓客，給他們祝福。

阿公：（睜大眼睛）太好了。你的建議很對。（頓）你來得真是時候。

昇哥：說起來都是緣分。

阿公：（嘆一口氣）可惜有點相見恨晚。

阿森：阿公，你過幾天就會出院，別想太多。

昇哥：小兄弟，你不了解老人家的心情。他們都希望可以提早準備好。

阿公：沒錯。我現在一想到高高在上看著所有人的情景，就覺得好像出了一口氣，好像放下了心中最後的大石頭。

昇哥：阿伯，能夠放手，就是智慧。

阿公：說得真好。（轉向阿森）乖孫聽到沒？還好有人懂得欣賞我的優點。

阿森：他是禮儀社的人，他當然會這樣說。

阿公：不要沒禮貌。

昇哥：阿伯，沒關係。我也很了解家屬的壓力。

阿公：他們有什麼壓力？他們只希望我一死了之。

昇哥：阿伯千萬別這麼說。（頓）你看你還有孫子守在身邊，這就

是福報。

△ 靜默。阿公沉思狀。

阿公：好吧。我有點累了。我的後事就交給你辦了。

昇哥：沒問題。隨時跟我聯絡。那我先走一步。

△ 昇哥向兩位致意後離場。

阿森：阿公，這種事情可能要跟我爸他們商量吧？

阿公：他們來了的話，我會交代下去。（頓）不過你也聽得一清二楚了。

△ 靜默。阿公沉思狀。

阿公：我想起一件事。（頓）我從沒跟別人說過。

阿森：什麼事？

阿公：（看了阿森一眼）你還有個沒見過面的小叔。

阿森：小叔？

阿公：不是你阿嬤生的。

阿森：阿公，你有私生子？！

阿公：什麼私生子？他是你的小叔。

阿森：阿公你也太猛了。

阿公：年輕時有一陣子回老家種蒜頭。（頓）就是這麼回事。

阿森：那你有養他嗎？

阿公：我給過一筆錢。（頓）數目不小。（頓）不知道這小子現在怎樣了？

△ 阿公抓住胸口，微微顫抖。

阿森：阿公你不舒服嗎？躺下來好了。

阿公整個人癱軟往後倒。

阿森：阿公！阿公……護士！護士小姐！

▲ 燈暗。

▲ 燈光漸漸轉亮，舞臺中央站立著六具由真人扮演的假人模特兒，三具男裝在前，三具女裝在後；女裝人偶其中一具是葳葳，她穿著白紗新娘禮服。

△ 阿森由右方進場。

阿森：葳葳，葳葳（四下張望）……葳——

△ 葳葳從人偶陣中走出來。

阿森：哇！葳葳妳好美！

葳葳：（略顯害羞）這是我定做的往生衣。

阿森：妳不是嫁人要穿的？而是死掉要穿？

葳葳：（略顯害羞）一方面也是想試看看，預先準備好一套是什麼感覺？（頓）這樣才好跟客人解釋。

阿森：好敬業哦。（拉起葳葳的左手）來，讓我好好看一下（葳葳稍微左轉與右轉）……妳穿這樣結婚就超美的……可惜要死的時候才穿。

葳葳：（瞬間抽回手）我覺得死掉穿更好看。（轉向人偶陣，用聲控方式大聲說）走、走。

△ 四具人偶開始自由走動。

阿森：（愣了一下）我以為妳要叫我走開。

葳葳：活人不會你叫他走就走。

△ 頓

阿森：人有時說走就走，快過你的想像。

△ 頓

葳葳：對不起。

阿森：沒事啦。

△ 頓

阿森：我阿公走的時候，只有我在旁邊。（頓）我一開始很氣，他居然在我面前死給我看。（頓）這幾天回想，覺得阿公走得實在太快了。

葳葳：我了解。

阿森：不是。不是妳想的那樣。我的意思是，因為他才跟我講完，他在外頭還有個私生子的祕密，就走了。

葳葳：喔。

阿森：我到現在還沒跟任何人說這件事。

△ 昇哥從舞臺右後方進場，在後方四處走走、張望測量，並在一張紙上寫著什麼。阿森、葳葳與所有人偶都盯著他看了幾眼。昇哥不久即離場。

葳葳：嗯，好像你阿公並沒有什麼財產……

阿森：他什麼都沒有。（頓）真可惜不會有人回來爭財產。哈哈。

葳葳：對不起，我想得比較實際。

阿森：我很想跟妳一樣，想得實際點。（頓）我一直對自己說，阿公在死前一刻才講出祕密，這跟沒講祕密就過世沒什麼差別。

葳葳：所以你想把這個祕密保持下去？

阿森：可以嗎？

葳葳：你覺得，你爸爸他們兄弟姊妹，會想去尋找這個同父異母的兄弟嗎？

阿森：他們兄弟姊妹有八個，難保不會有人很好奇我那個「小叔」是誰。

葳葳：我想你可以再等等。

阿森：等多久？

葳葳：等個幾年吧。既然他從未出現，你也不必急著講。先觀察一陣子再說。（頓）說不定其實早就有人知道。

△ 小霸換穿禮儀社制服，推著一個高約一百五十公分的檯子進場，到舞臺中央停下。阿森、葳葳與所有人偶都盯著他看了幾眼。小霸旋即離場。

葳葳：看你阿公那種個性，要一輩子藏著祕密，恐怕不容易。

△ 小霸嘴裡啣著一朵牡丹菊，一邊扛著一把鋪著布單的椅子進場。他把椅子放在檯子旁，然後坐下來，並順手把牡丹菊放在檯子上。阿森、葳葳又看了他一眼。所有人偶慢慢聚集在檯子邊。

葳葳：葬禮的情況還好嗎？（頓）至少沒人來認祖歸宗鬧場。

阿森：事實上，鬧場的還是阿公本人。

△ 從上方冉冉降下化濃粧、戴墨鏡、穿花襯衫與喇叭褲、一手插腰、一手握拳、笑得很開心的阿公，最後站在檯子上面。阿森與葳葳盯著他看，而所有人偶登時慌張遠離檯子邊。

阿森：在「瞻仰遺容」時，阿公嚇壞了所有人，許多上了年紀的親戚全往外跑。

葳葳：啊，你阿公穿的衣服是我們已經停產的「阿哥哥系列」。

△ 小霸爬上檯子，一開始有點畏首畏尾地整理阿公的衣服，並調整他的姿勢。

阿森：我不知道這家禮儀社是如何說服我爸他們的。據說他們引進美國紐奧良（New Orleans）最新的「大體化粧定位技術」，可以讓死者栩栩如生。

△ 小霸調整阿公的姿勢，並跳下檯子，遠遠觀測一下。一連換了好幾個姿勢，阿公有點搖搖欲墜。

阿森：葬禮前一天晚上，我爸、大伯、二伯、大姑姑全都熬夜跟著禮儀社的人想找出阿公的最佳姿勢。感覺阿公好像在玩自拍。

△ 小霸把椅子放上檯子上去，並設法讓阿公坐下來，最後讓他一手拿著牡丹菊。

阿森：最後阿公是坐著死。禮儀社說他們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。

葳葳：不然你阿公要站著死嗎？

阿森：對啊。很酷吧。到死都還在折磨活人。

葳葳：還好你們找對了禮儀社。

阿森：是孝孝禮儀社的老闆自己找上門的。

△ 昇哥換穿禮儀社制服自舞臺右方進場，手裡拿著一支麥克風，站到檯子邊。阿森與葳葳看了他一眼。小霸走過去站在他旁邊。

阿森：當他朗讀祭父文時，哭得好慘，好像他才是真正的兒子。

昇哥：（微哭腔）敬愛的父親大人，您竟撒手離開我們，沒有您的引導，我們該如何踏出人生的下一步？從前您像一盞明燈照亮黑暗的前路，讓我們八個子女順利長大成人、成家立業。如今再也沒有您的教誨，我們該如何是好？（昇哥拭淚）

阿森：好像在諷刺阿公。

昇哥：（加重哭腔）父親大人，您爽朗的笑聲猶在我們耳際。回想您瀟灑走過的一生，一幕幕如同英雄電影，見證您不曾明說的夢想與奮鬥。我們將懷抱您的冒險精神，繼續開創我們一家人的幸福人生。（昇哥拭淚）

阿森：他應該是遊戲人間的浪蕩子吧。

昇哥：（再加重哭腔）父親大人，樹欲靜而風不止，沒有把握機會向您答謝降生的大恩，沒有成大功、立大業讓您含笑九泉，沒有在您晚年時陪伴左右讓您享受清福，是我這輩子再也洗

不清的罪孽。（昇哥顫抖，小霸伸手扶持）

阿森：我？（頓）有點太入戲了吧……

昇哥：（慟哭）父親大人，是我的不孝，沒能守在您臨終的床榻，
祝福您走向新的旅程，讓您老人家受苦了。如果真有來生，
您還願意容忍我這個不孝子，跟您重溫父子之情，讓我善盡
人子孝道嗎？（昇哥捶胸頓足哭斷腸，小霸扶持）

△ 場中只聞哭聲震天，所有人偶先後伸手緩緩拭淚。昇哥上氣不
接下氣，慢慢變成嗚咽，直至無聲。全場肅靜。最後，昇哥擦
了擦臉、整了整服裝，小霸遞給他一只捲軸，他展開捲軸橫幅，
上書：「孝孝禮儀社，讓您孝傲江湖」，然後獨自離場。

阿森：（抹著眼角）我第一次看到有人這麼哭。（頓）我必須承認，
他哭得這麼淒厲悲壯，好像哭進我的心底，哭進我的肺腑深
處。（頓）讓我整個人好難過。

葳葳：（微哭腔）我也好難過。

△ 阿森遞給葳葳一張面紙，葳葳擰著鼻涕。

阿森：但我的難過好像跟阿公的死無關。（頓）每個人終將一死，
葬禮畫下句點，就什麼都沒了。

△ 阿公依舊笑容滿面，吊鋼絲從上方離場。阿森、葳葳、小霸與
所有人偶看著阿公徐徐往上升。

阿森：覺得好像作夢一樣。

△ 靜默。

阿森：（看著葳葳的婚紗）妳死的時候會穿著這麼美麗的壽衣。（頓）
我還是沒在想死掉要穿什麼衣服。

葳葳：這不重要。（拆掉頭紗）每個人的方式不一樣。

阿森：好吧。我先走了。我媽要我去買金紙。

葳葳：好。

△ 葳葳目送阿森從舞臺右方離場。然後以聲控方式快速唱著〈小羊兒要回家〉，召喚五具人偶排成一列。她把頭紗擱在某具人偶的肩膀上。然後她也一起木然站立在人偶列中。

△ 小霸爬上檯子，翹著腿坐在椅子上。

小霸：昇哥真屌，他哭得像真死了老爸一樣。這我還做不到。（頓）這場葬禮倒是讓我學到一點：死人也有活人的一面。我從死裡見到了生。我要給自己鼓鼓掌。（頓）美國人還真會想，那個「大體化粧定位技術」果真讓人開了眼界。（頓）一開始調整這個阿公的姿勢時，我還有點彆扭，但後來就得心應手。可惜阿公太瘦了，站姿很容易倒來倒去，最後只好讓他坐下來。（頓）也許昇哥因為無法達成老人家的遺願，所以才哭得死去活來吧。（頓）聽他這麼哭，我感覺自己好像也開了竅。

△ 小霸跳下檯子，走到葳葳身旁。

小霸：（附耳對她說）如果妳準備穿新娘禮服上天堂，那妳覺得我會穿什麼？

葳葳：（因嚇了一跳而跳開）我不知道。

小霸：我會跟你們公司定做一套帥到爆的新郎禮服。

葳葳：您開心就好。

小霸：經過妳上次的開導，我現在也能把死亡當成生命的一部分了。

葳葳：沒想到您這麼在意。

小霸：當然在意。（眯著眼看著她）我現在看著妳，我看到生，也能看到死。（頓）妳相信嗎？

葳葳：我相信。

小霸：而且我知道，彼此看見彼此會死的的人，該怎麼談戀愛？

葳葳：請說看看。

小霸：他們可以——冥婚！

葳葳：冥婚？可是冥婚是兩名死者或一生者、一死者的結合方式，兩名活人就結婚去了，有什麼好冥婚的？

小霸：如果彼此看見彼此會死，在還沒結婚前，先冥婚，更有那種生死都要在一起的味道。

葳葳：沒想到您這麼浪漫。

小霸：這樣子的冥婚，也有一點試婚的意思。很有現代感，對吧？
（頓）等我一下。

△ 小霸脫掉西裝人偶的西裝外套，改穿到自己身上。他拿起另一具人偶肩上的頭紗，走到葳葳跟前，跪下一腳。

小霸：（獻上頭紗）葳葳，讓我們冥婚吧。

▲ 燈暗。

全劇終

評審意見

〈死亡的新衣〉

陳雨航老師

高齡化的現代社會問題以及多數人避而不談的死亡問題，這齣劇藉由一間時髦的壽衣店和一家殯葬業店，於諧謔中不失深沉的方式，帶出人們內心綿長的焦慮。

「把死亡當成生命的一部分」為宗旨，標榜「往生者的時尚與性感」的服裝店，無疑頗具創意，從它發想出來的諸般服飾與真人假人模特兒，相信能夠打造舞臺中可能的繽紛與亮點。加上犀利風趣的對白，或許有機會使得觀眾克服了些許潛在的焦慮後，不期然的憧憬起「死衣活穿，生死置之度外」的境界。

得獎感言 沈台訓

劇本是想像的開始。劇本在先天上假定了另一個現場的存在。然而，劇本如果有一天真的搬上舞台，卻又只能是演出現場的元素之一。這使得劇本如同約會先到的那個人：他雖然對未來有想像，但不確定會面將如何發生，甚至可能等不到任何人赴約。

劇本是召喚。它在等待中早早地揚起手，擔心公車過站不停。揮動的手勢，看起來會不會像是在說再見？沒有相見就先行告別，會不會因為太過戲劇性而如實發生？劇本在誕生之初，難道就給（過早的）葬禮保留了一個位置？這是劇本（天殺）的被害妄想。

謝謝評審老師與新北市政府文化局的鼓勵，我珍惜所獲得的回應與慷慨。